

打场

宋今声

过去秋收以后，庄稼进了场，就陆续打场了。打场的顺序大致是：“先打葵花后高粱，荞麦糜子紧跟上。花生脱粒快入库，芝麻豆类打暖场。苞米谷子打完后，场院关门粮进仓。”

打场有“打暖场”“打冻场”和“打饱场”之分。啥叫“打暖场”呢？就是不等场院上冻就开始打场，像仲夏时节打麦子一样，庄稼拉到场院以后，倒出功夫，干了紧打，以免减少损失。如宋代范成大在《打场》诗里所描绘的那样：“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到天明。”打暖场好处很多，一是避免鼠咬虫害，发霉变质，确保粮食质量；二是减少牲畜糟蹋；三是天气暖和，人不遭罪。打暖场虽然有好处，但是也有“坏处”，就是由于场院没有冻上，脱谷时场院地面容易“起暄”，脱粒的粮食容易被踩压进土里。沙土混进粮食里，给人库筛选造成不便。粮食里沙土含量过多，发生霉变，影响粮食品质，甚至因为杂质多而卖不上好价钱。

下雪地冻开始打场，叫

“打冻场”。农村俗语“腊七腊八，越打越发”。打冻场先把场院整平打扫干净，然后在场院地面上泼上井水冻成冰。在冻场院上打场，打出来的粮食极少含有沙土。谷子必须在冻场上打，一是脱粒干净，二是谷草绵软不断，便于铡碎喂牲畜。早先年在寒冬里打谷子，是农村冬日清晨里的一道风景线。有人曾写《打场诗》描写打场情景：“二马拉三碌，千圈绕一翁。秋深凉浸夜，谷满穗滋红。犬吠秸秆碎，人喧灯火明。扬杈挥扫帚，西北正来风。”杓(音xiān)，锨的通假字，即是扬场用的木锨。人们踏着黎明，牵着牲口，来到场院套上碌子以后，赶场人吆喝着牲口，那拉着石头碌子的骡马便一圈圈、有节奏地拉着碌子跑在铺满谷子的场院里。牲口跑冒汗了，一圈谷子也该翻场了打二遍了。那时候，早晨起来都要打几圈场再回家吃早饭。

“打冻场”也叫“打饱场”，意为五谷丰登、颗粒归仓。打场的时不能说“少了、没了、快



了吧、完了吧”等不吉利的话。更可笑的是，打场的时候，不准女人进场院，怕女人的“嘴碎”到场院里啥话都说，给打场带来晦气。有的地方把“马兜嘴”挂在场院门上以示提醒，告诉人们进了场院，要闭嘴少说话。打完场以后，不管谁问起哪家打场，无论场景如何，打场人家都要回答说：“比头年强，饱场！”记得我刚下地干活那年冬天，打完一场黄豆，傍晚时分，大家正在准备“扛场”入库，一个姑娘刚要坐在装满黄豆的麻袋堆上歇息，一个大叔见了，大声说道：“起来！妇女不许在场院坐粮食！”那姑娘红着脸急忙站起身来，吓得她悄悄躲在一旁。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故事，觉得十分可笑。

如今农村打场，是农活当中最省事的事了。打豆谷之类矮棵作物，选中谁家水泥大院子，铺场之后，开上小四轮压上十几个来回儿，打利索了，起完场，顺风扬场，完事儿装袋子；半天功夫，打完场了。打苞米更省事，脱粒扬场“一锅出”。几袋烟的功夫，一大堆的苞米棒子变成了一大堆的粮食粒子。紧接着，收粮车灌包过秤，装车点钱，一年的收入到手了。今年农业大丰收，家家户户打饱场。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农村的新鲜事儿也将层出不穷。崭新的取代陈旧的，先进的替代落后的，永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

雨中 (外三首)

海军

细雨落下
微波泛起
涟漪在梦里
思绪，拥堵成记忆

雨巷的尽头
撑着油纸伞的少女
仿佛青春的你
模糊的视线里
看到的你更加清晰

雨，漫无边际
融入大地
流淌出如烟的往事
抬眼望时，雨巷中的
油纸伞已经移出

都移出了，往事记忆
就像那把油纸伞
雨水冲刷过的街面
干干净净的

山间

伫立在山间
晨风掠过
朝霞撒下的金色光芒里
绿树、青草、花朵
都抖擞着抬起头来

浑圆的露滴从叶片上
滑下，无声落地
我喜欢这样的宁静
我的眼里汪着一眼
寂静的泉
泉里涌出的渴望
惊动了草窠的蝉
发出阵阵啼鸣

过河

远处山石间涌出的几股小溪
十几里奔腾到这里
汇聚成一条河
河面七八米
昨夜的一场雨
将木桥冲断

河的对面就是目的地
我童年的村庄
停车涉水过河
对岸有人接应
溪水有些凉

几十年前的这个季节
我淌过这条河
也从此告别了
童年和故乡

似乎找到了儿时的感觉
心里很舒服
感谢昨夜的雨

回望

山脚之下
一抹晚霞映着
缕缕炊烟腾起的无穷幻化
炊烟之下
草房农家满院鸡鸣
回望之下
半个世纪的光阴流过
恬静如画

记忆中的人间亲情

王凤立

也想起了他的
幼稚、偏见和智慧
想着他
和我一样
站在残阳里
看着辽阔的远天

今天是你的生日
但愿我的思念
生出一双翅膀
飞向那个永远

四

披上春天的颜色
煮一碗故乡的爱
喂给孙儿
唧呀的嘴角

和风知心
藏着玉米的梦想
丛生荒草

民谣的韵脚
牙床上睡觉
梦回童年檐下的燕巢

涉水
爬山
乡音
轻轻掠过
日月的拥抱

许多
生
死
爱
扶起衰老的犁
耕起父亲的泪涕欢笑

捧一把炊烟
融入春天的辣椒苗
雨润童谣

我和土地里的母亲
从乡下回到乡下
岁月里
天地静好

在老家
我们坐在初春的早晨
一杯一杯品味细碎的光阴

记忆深处的童贞
从农人呼喊的尾音里逃出来
去追赶一段幼稚和不舍

在阳光拖走的故人中
我找到了我的爷爷奶奶
擅长做各式家具的父亲

还有吃过三口井水
养育三个姓氏
十个儿女的母亲

更多熟悉的
或者已经陌生了的人们
和我的亲人一样
在遥远的地方
分别占据各自的位置

他们就像草尖上的露珠
在我的脑海里
一眨一眨的

二

百无聊赖的秋天里
我想起了一个人

一个去世多年的人
谁也不会知道
我为什么
突然想起了他

想起他的独断专行
想起他的乐观豁达

一片云追赶着
另一片云
云的那端
就是我的父亲

三

你又一次
袭击了我的梦
模糊的幻影
轻轻抚平我的心潮

多少次祈祷
才又走进记忆深处
岁月的蒿草
难以荒芜
你在我生命中烫金的深情

你用一生的劳碌
把阳光挤成缝隙
穿一串辛酸的故事
我就在你的故事里成长

你用过的物件
你缝制的衣被
还有一些微笑与嗔怪
它们以陈列的方式
表述着世间的风雨

其中的某个细节
长出一些枝枝蔓蔓
裹缠着我的思绪
复活在我们从没有过的地方

我清楚地记得

四月的黄昏

孙迎春

一抹鸟鸣
脆响了四月的黄昏
黝黑的泥土
在铁犁下翻滚
裹挟着
肥硕的蚯蚓
小根蒜的种子和
苣荬菜经年的蓄根

父亲撒下一地麦种
就听到了麦苗咯咯的
声音

低矮的烟窗送出了
母亲的呼唤
去年的小麦

总蒸不出足够的白
掺了高粱面的黑馍馍
咧着嘴巴对望
端详的眼神

黑

土

地

